

盟军发布七种任务

直到1944年5月前,盟军统帅部对于如何在诺曼底登陆行动中使用法国抵抗组织争论不休。由于法国抵抗组织众多,组织成员更是来历复杂,盟军统帅部一直没有将诺曼底登陆的确切日期通报自由法国。各抵抗组织只能在每个月的第1、2和15、16等4天守候在收音机旁倾听BBC的广播。如果听到“总攻即将打响”,即表示登陆行动将在未来15天内进行。

最终,法国抵抗组织在6月1日的广播中听到了盼望已久的消息。第二天,BBC再次通过拜伦的一首诗“秋天的呜咽”发出暗号,暗示盟军即将展开登陆行动。6月5日9时15分,法国抵抗组织收到BBC播出的拜伦诗选第二章,明确暗示登陆将在第二天开始。随着拜伦诗选一起到来的,还有盟军的7种任务要求——“绿色计划”:破坏德军铁路线;“红色计划”:破坏德军弹药库;“蓝色计划”:破坏电厂及电网;“紫色计划”:破坏德军邮政通信和电报网络;“黄色计划”:直接进攻德军指挥部,破坏其指挥机构;“黑色计划”:破坏德军油库;“褐色计划”:破坏公路设施,使德军行军和运输补给陷入瘫痪。

“紫色计划”瘫痪德军

诺曼底附近的法国抵抗组织接到的任务是“紫色计划”。早已潜伏在法国邮电系统的抵抗组织成员迅速将德军在诺曼底地区使用的电话电报网络及相关细节传给伦敦。根据指示,抵抗组织在诺曼底登陆前数小时切断了柏林至巴黎的电话线,迫使希特勒与诺曼底的德军指挥官只能用无线电台联络,不仅大大降低德军传递情报和作战指挥的速度,更重要的是,柏林与诺曼底之间的无线电密码早已被盟军破译,守候在英国布莱切利园的盟军译码员可以把柏林与诺曼底德军指挥官冯·克鲁格元帅的所有通讯内容转交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

1944年6月6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登陆战——诺曼底战役打响,盟军出动近300万兵力、20多万辆装甲车、5000余艘舰艇、1万架飞机。英国首相丘吉尔评论说:“诺曼底战役是战争史上最困难、最复杂的战役,战争的结局使盟军得以重返欧洲大陆。”在这场战役中,50余万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他们的功绩却长期得不到正视。



■ 反映游击队长克里斯蒂诺·加西亚率游击队袭扰德军装甲部队的绘画

“绿色计划”破袭铁路

除了诺曼底地区抵抗组织的“紫色计划”,最有名的还要数其他各地抵抗组织执行的“绿色计划”——破坏德军铁路运输线。根据盟军情报显示,诺曼底登陆期间,德军共有571个铁路目标具有战略价值,如能尽可能多地使这些目标瘫痪,将大大缓解在诺曼底建立滩头阵地的盟军所面临的压力。

起初,盟军并未对法国抵抗组织抱太大希望,而是将该任务主要赋予有特战经验的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抵抗组织要做的就是拒绝配合德军的铁路运输需求。但急于行动的法国抵抗组织纷纷自发对德军铁路线进行破坏。据统计,在诺曼底登陆后的8-10天内,整个法国的铁路运输网全部瘫痪;仅6月7日,

就有26条铁路线完全中断,其中包括阿弗朗什到圣洛、圣洛到瑟堡、圣洛到卡昂的交通大动脉;整个6月,共有486条铁路线遭到破坏。事实上,从诺曼底登陆开始到6月底,几乎没有一趟列车成功通过勃艮第地区,也没有一趟列车能从莱茵河地区开往罗纳河谷。另外,从马赛到里昂的所有列车都遭到伏击,而通往里尔北部的铁路线也全部中断。

“褐色计划”破袭公路

与“绿色计划”一同实施的还有“褐色计划”,即对法国境内的公路进行破坏。但与掀翻铁轨不同,破坏公路不仅需要炸药,还往往面临德军巡逻队及装甲车的风险。因此“褐色计划”大多由曾接受大批空投物资的游击队完成,而且负责对这些游击队进行掩护的不是英国特工,

而是装备精良的英国空军特勤队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等正规军。

由于法国拥有发达的公路网,很多不具备爆破能力的抵抗组织也参与了“褐色计划”。他们的战术是伐倒路边大树延缓德军行军速度,虽然简单,但十分有效。通常情况下,他们还会安排狙击手埋伏在路两边,专门狙杀德军卡车司机。

阻击德军“帝国”师

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的特工托马斯·麦克皮尔森曾参与过法国游击队阻击德军第2“帝国”装甲师的行动,在他们的努力下,以闪电战闻名的德军装甲师从图卢兹到诺曼底竟用了足足18天(正常只需3天)。

据麦克皮尔森回忆,他们当时通过电台接到拖延德军“帝国”师行军速度的任务,随后在图卢兹到诺曼底之间选择一段必经之路,提前砍倒了一棵接近2米粗的大树。“帝国”师的前头部队企图用装甲车将这棵树推到路边,但大树太粗,装甲车的动力不够,只得等待工兵开推土机上来。大半天后,推土机开来了。早已埋伏在路边的游击队员就用司登冲锋枪猛烈扫射驾驶室,驾驶员立刻被打成筛子。听到枪声,德军士兵迅速分散,开始对周边警戒性扫荡,而游击队员早已丢下枪,奔向另一个阻击点。就这样,整个“帝国”师因一棵大树耽误了半天。德军移走大树后没走多远又遇上了另一棵横在路上的大树。这棵树不如前一棵粗壮,但德军没想到的是树干下还埋了2颗反坦克地雷……

在诺曼底登陆前后,像麦克皮尔森这样的游击小组在法国境内数不胜数。他们或许没有给德军支援部队造成太大伤亡,但从战略上看,这种阻击对于诺曼底滩头的德军来说是致命的。

纳粹展开残酷报复

谈到风起云涌的法国抵抗运动,无论是法国史学家还是德国史学家都无法回避一个残酷的现实:德军针对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和无辜

平民采取了极为残忍的报复行为。

6月10日,德军第4装甲掷弹兵团1营封锁了法国利穆赞地区的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德军下令全镇所有的居民以及附近村庄的人集中到村庄广场,表面上是检查证件。随后,德军士兵以“搜捕反德分子”为由挨家挨户进行烧杀抢掠,很多法国平民被当场打死。对于聚集在村庄广场上的平民,德军也没有放过。他们把男性平民从人群中拖出来,将年龄稍大的集中关在一些封闭的建筑物中,妇女与儿童则在德军强迫下全部进入当地一所教堂,然后大屠杀开始了。在德军机枪扫射下,集中在广场的青壮年男子被纷纷射倒在血泊中。根据幸存者的描述,德军开始瞄准他们的腿射击,这样可以使他们死得慢一些。而被关进建筑物的老年男子则被德军投进的手榴弹炸得粉身碎骨。至于女人和儿童,纳粹同样没有丝毫怜悯,在将所有窗户封住后,德军将燃烧弹扔进了密闭的教堂……据统计,在这场大屠杀中,共有642人遇难,其中包括246名妇女和207名儿童。

至少相当于20个师

曾参与设计诺曼底登陆的美国军官拉尔夫·英格塞尔在他出版的《绝密》一书中这样写道:“法国抵抗组织的行动是如此富有激情与成效,如果不是他们,我不知道我们初登欧洲大陆时是否有足够的勇气与机会来披荆斩棘,不知道将有多少德军从欧洲大陆涌向诺曼底来干掉我们,也不知道将有多少个德军装甲师会出现在我们的滩头阵地。事实上,即使在我们登陆之前,法国人已经让德国占领军坐立不安……正是由于抵抗组织的情报,我们知道法国的德军内心充满恐惧,几乎不敢自由行动,甚至手中没枪就感到不踏实……如果非要使用军事标准来评估的话,我认为抵抗组织至少相当于20个师甚至更多。”

经典战例

史海钩沉

1995年6月2日,一架美军F-16战机在波黑上空被塞族武装的导弹击落。飞行员奥格雷迪上尉跳伞逃生,落在塞族控制区。他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挺过6天,终于被美军突击队救回。这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自救和援救的经典案例。

疏忽大意被击落

1995年,波黑内战打得如火如荼,得到西方支持的穆族武装战场局势堪忧,于是美国和北约出动空军在塞族控制区建立“禁飞区”。

6月2日,驻意大利阿维亚诺基地的美军第510战术中队按惯例出动2架F-16,前往穆族城镇比哈奇上空巡逻。15时许,当斯科特·奥格雷迪上尉和罗伯·莱特上尉分别驾机穿越波黑西北部的班加卢卡时,1枚2K12地空导弹突然穿透云

美军F-16飞行员波黑历险求生记

层击中奥格雷迪的座机。由于现场云层太厚,驾驶僚机的莱特看不清奥格雷迪是否已经跳伞,加之情况危险,只能尽早离开。

按照奥格雷迪自己的说法,导弹击中飞机的刹那,他的座舱就与机体分离了,他的脖子受了点撞击伤。几秒后,奥格雷迪顺利拉开降落伞,慢慢飘向地面。在他的脚下,一条公路在山林间蜿蜒,公路上有多辆卡车和大批塞族士兵。奥格雷迪着陆后,迅速奔入树林,藏了起来。接下来的5天里,他全靠吃蚂蚁、树叶和吸吮雨水存活。

40架飞机救一个人

奥格雷迪被击落后,美军的卫星和北约的预警机就反复在他被击落的区域穿梭,试图接收飞行员随身携带的无线电装置发出的信号。

然而,奥格雷迪却不敢轻易动用这种无线电装置,生怕被塞族军队发现。他认为应该先找到适合营救的地方,再开启无线电求救。因此,直到6月7日,他才找到一个相对理想的地点,开始发送求救信号。

8日凌晨1时许,尚在伦敦的北约南欧盟军司令史密斯将军通过电话铃声叫醒,他被告知“贝西52号(奥格雷迪的通信代码)找到了”。史密斯立即将这一消息通知亚德里亚海上的美军两栖攻击舰“奇尔沙治”号,并命令舰上的马丁·本特上校具体指挥营救行动。经过一番斟酌,本特决定选择黎明时分行动。

5时45分,从“奇尔沙治”号上起飞了8架飞机:2架CH-53E直升机(搭载41名陆战队员),2架AH-1W武装直升机和4架AV-8B战斗机。参与行动的飞机还有来自

“罗斯福”号航母的舰载机、来自意大利阿维亚诺基地的F-16、F-15和EF-111电子战飞机等,总数达到40余架。6时许,奥格雷迪与一架营救飞机取得联系。

就像受惊的兔子

就在美国机群奔向奥格雷迪的藏身处时,6时21分,一架美军电子战飞机发现塞军的防空雷达正在跟踪营救机群。约15分钟后,一架AH-1W武装直升机发现了奥格雷迪点燃的黄昏烟标。6时44分,第一架CH-53E直升机成功着陆,机上的美军陆战队员迅速在四周建立起环形防御圈,第二架CH-53E着陆时遇到一些小麻烦,导致后舱门打不开,不得不重新着陆。这时,浑身湿淋淋的奥格雷迪握着一把手枪从树林边飞奔过来,在战友的帮助

下迅速爬进直升机侧舷门。

不过,当直升机群起飞后,机组人员的心情丝毫未敢放松。果然,一枚肩扛式导弹从护航的武装直升机侧面擦过,美军机组立即降低飞行高度,在离地100米左右迂回飞行。如此一来,直升机成功地躲开了导弹,却遭到一连串子弹的“洗礼”。

美军电子战飞机请求干掉那台正在跟踪直升机群的塞军雷达。然而,史密斯将军没有批准这一请求,因为这可能触怒塞军使危机升级,导致许多联合国维和士兵遭殃。于是,美军直升机只能自己努力挣扎。

7时40分,2架CH-53E回到“奇尔沙治”号,奥格雷迪马上被送到医务室接受治疗。后来,有记者问奥格雷迪被击落时有何感受,他的回答是:“我就像一只受惊的兔子,急着想找能藏身的洞穴。”

萧萧